

散文





楊昌年先生

筆名戈壁，湖南湘陰人。師大文學士。曾任政大中文系講師，靜宜文理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系教授兼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開授現代文學系列課程及古典小說專題研究。著有〈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文史哲）、〈現代散文新風貌〉（東大）、〈超人行〉、〈域外小說析評〉（幼獅）、〈話劇的創作鑑賞與批評〉（中央文物供應社）、〈十二樓月自明〉（文學批評、漢光）、〈相見爭如不見〉（短篇小說集、采風）、〈明天〉（散文集、幼獅）、〈書生現形記〉（歷代經典寶庫、時報）十餘種。



龔鵬程先生

江西省吉安縣人，民國四十五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所長、文學院院長，台灣學生書局總編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現任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有「文學與美學」「文學散步」等書廿餘種。

散文組評審感言

黃碧端

今年的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總共收到一百三十五篇散文參選作品，由王邦雄、沈謙、楊昌年、龔鵬程四位支援和我擔任評審工作。

文學作品的好或不好，有識者「同然」的佳構，也往往有個別慧眼獨識的珠璣。在這次的決賽討論中，便有五位評審委員都一致給予高分的，也有在入選邊緣上經評審力荐而終於上榜的，不過，最後名單底定時，眾委員都覺得很圓滿。事實上，一百三十五篇作品中固然瑕瑜相去甚遠，但凡是進入初選考慮的，都各具入選條件，其中佳作遠超過名額所容許的六人，最後定案的六篇則在眾佳作中各有其代表性。

入選的六篇散文，第一名的「鶴」創作性極高，鶴的意象交織在不同的時空和悲歡之中，綿密而精巧；第二名的「錯過」，以旅途抒情的形式，探索人生行路中「錯過」的意味；第三名的「逐漸冷去的炮聲」寫戰地的成長歷煉和歲月改易之際的省思。三篇佳作中，「古琴的聲音」抒寫琴聲的感動；「KEY的變奏」以KEY為引，作哲理思考的遊戲；「書之愛」以書痴身份歷數書中因緣。每篇都有佳趣，可讀性極高。

評審結束，諸「同審」客氣相讓，由我執筆寫這篇評審感言。在這兒，除了感謝主辦單位的辛勞和諸評審同仁相與析論的機緣，也向所有的入選者致賀，祝福他們寫作的路上不斷有，豐碩的收穫。

八十三·三·三十一



散文第一名

林富士

49 4 23 生

台灣雲林人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候選人

作品名稱 /
鶴

鶴

散文組第一名 林富士

一隻鶴，掉了下來，在我的床頭櫃上，單腳站立，兩翅激張……

那一天，黃曆上說：「日值月破，大凶之日，一切吉事不宜」。臨近午時，我帶著計開，從松山火車站搭上了復興號的「對號」快車南下。我的車票沒有座號，無法對號入座，只好隨意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等候被人隨時驅離。車停台北站，自月臺上來一名女子，牛仔褲藍得令人眩暈；恍如無雲的晴空、無波的海洋。她坐在我身邊，車子啓動後，自橄欖綠的皮包裡拿出一本書來，有意或無意地洩露書的名字給我看，卻不知我受損的視力根本無法窺視。直到板橋，我起身準備下車，匆促間撞落她的書，俯身替她拾起時，才看清封面上有著「千羽鶴」三個大字。我急急道歉、離去、奔赴好友的父親火葬前的公祭。

吉時在午，我並未遲到。年過三十，白帖子的數量漸漸追平了紅帖子，我有豐富的經驗；婚禮可以重複再三，死人的告別式則只有一次，我絕不遲到。在趕場的立法委員、省議員、縣議員一一退場之後，我走到靈前，行禮如儀，和好友握手、告別。出門前，轉動三輪躬後的脖子，突然看見有上百隻的鶴，在殯儀館大廳的天花板上，以同一種姿勢飛翔。

那一天，傍晚時分，我回到研究室，南港的雨淋濕了我插在大衣口袋的晚報邊角。「證券行情表」上的頭條是「晴

空萬里，把握多頭機會，大家樂」。翻開太史公的《史記》，那裡頭只有〈貨殖列傳〉，沒有「行情表」，歷史不知道在教訓什麼。

我打開電腦，準備用英文寫我的博士論文。我的論文關乎北亞草原的薩滿信仰以及中國江南的巫祝活動；關乎天堂、人間、與地獄的三界流轉；關乎一個動亂的時代、一群忘名的人、一些被鄙棄的儀式和傳說。他們說，這樣的主题用中文來寫是「邊陲」，用英文來寫則是「主流」。於是，我打開電腦，準備用新購的文書軟體Word for Windows來寫我的博士論文。於是我先啓動英文版的Windows以營造所謂的「視窗環境」。慢慢的，視窗的背景圖案，出現了一隻隻排列整齊的鶴，展翅於14吋的彩色螢幕上。我受損的視力毫無防備，無法阻止牠們的入侵。

而我的女友，也是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突然扭住了我，要我去找講授「希臘羅馬史」的劉教授，要他加開一門「拉丁文」，只讓我們二人選修，其他同學，尤其是女同學，一概不准旁聽。我辭鋒犀利，滔滔不絕地抗拒她「無理」的要求，於是，她將右手的五指捏成鶴嘴，向我啄來……

那一晚，在碧潭，我們在月光下輕輕划動著小船，談著藝術、談著宗教。一隻不知名的水鳥突然掠過我們的頭頂，向岸上直飛而去。我們同時屏息，轉頭看著那鳥迅捷地沒入只有些許微光的夜。我正揣測著那鳥究竟是返家、抑或是離家的剝那，她問：「我們相識得那麼早，為什麼會相愛得這麼遲？」那時，我們已畢業五年，各自都經歷過一些情場上的劍痛與滄桑，對人世已有著糾結複雜的情愫。好不容易，兩人有了相憐相愛之心，卻僅數月相聚，又要各分西東。其中淒楚，真不是一句「正歡娛，便分鴛侶」足以表述。那一晚，我想我懂得她心中的憾恨，只不懂伊為何要飄洋過海去求取學位，和古代男子一樣，去爭逐現代的「功名」。我只能在那潭心，靜靜聽她吟唱柳永的「雨霖鈴」。

我依稀記得那時是一九八七年八月，伊赴美前夕。二年之後，她身心俱瘁地拿了個碩士學位回來，換我單槍匹馬去美洲大陸「覓封侯」。多年下來，大半的歲月，二人總是隔著太平洋，相思相念，孤鶴舞庭。

而一個滿頭鶴髮的老人，揮動著竹杖，厲聲向我喝問：「鶴的象徵意義是什麼？離別嗎？死亡嗎？不朽嗎？」

我們的爭辯是在巴黎。

那一年夏天，我在美國東岸苦苦的學習法文，通過閱讀能力的測驗之後，滿懷著信心，買了張機票直飛歐洲。主要目的是到巴黎看伯希和帶回法國的敦煌卷子中的「占夢書」。那時，我正計畫要寫一篇關乎「六朝的夢與道教」之類的論文。然則，一到了巴黎，從電話中得知在台灣的女友住進了醫院，卻不由亂了分寸。雖說那時兩人已是半分手狀態，但彼此相憐相愛的那份情卻恆定如初。病中，我知道她會樂於見到我，可是，一回台灣，我怕我再也沒有勇氣離開那島、和島上我愛及愛我的人。我怕自己見到她不扶即傾的孱弱模樣之後，所有闖蕩天涯、壯闊胸襟、歷練識見的雄心將會萎頓不起。雖說終身蝸居、老死於這小島，也未嘗不能成就一番事業，但是，一艘遠航的船又怎能在海的中央硬是折

返呢？懷抱著矛盾、紛亂的心緒，失了魂似的，在巴黎市區遠離地輓盪了一個星期。看了看拿破崙的陵寢、羅浮宮、龐畢度、畢加索及羅丹的美術館之外，我鎮日沿著香榭大道及塞納河畔行走，漫無目的、渾然無覺於周遭的景物。一個個擦身而過的巴黎市民或是旅客，真只是「路人」，一點也挑引不起我的任何興趣。除了購物時的「交易」語言之外，我整整一個星期不曾和人交談。直到我的一位法國老師在外地渡完假、返回巴黎之後，我才結束孤寂的漫走活動。

他帶著我到巴黎近郊的山區，拜訪一位退休、隱居的法國漢學家。

那位老先生的專長是中國的六朝文學，當時正退居山中，專注於陶潛詩的法譯工作，言談間頗以陶淵明自況，頻頻吟詠陶詩以明其志業。席間，我們聆聽他交待自己如何自學術殿堂的祭酒蛻變成山林中的閒雲野鶴，我們也談論六朝詩人如何以「江上別鶴」營塑友朋之間契闊離離的情境。而我們共同的困惑則是：何以在六朝志怪中，接引亡魂或迎接仙人的同為鶴鳥？我們不知：在六朝人的心靈中，「鶴」的出現，究竟象徵著死亡的來臨？或是不朽的開端？末了，我們起身去看他親手墾闢的果林、園圃。在一畦韭菜花前，他得意的說是他遊學台灣時帶回的種子。附帶地，他還月旦了一番台灣學界的種種，並對美國漢學家一予以品評嘲諷。故而，當他扶杖立於門前送客時，我不經意地說他不是採菊的陶潛，而是鍛鐵的嵇康。因為，嵇康雖然身在山林，卻心在廟堂。這話雖然沒有貶意，但一想到嵇康慘遭殺害的橫死下場，便不覺失言。那位老先生早年曾專研「竹林七賢」，想必知道嵇康慘劇的命運。而我為這口舌之鋒的這一箭，想必刺傷了他的心。返回巴黎的途中，我一路悔恨自己的孟浪，並誓：慎勿以言語傷人。

那一年，是一九九一。

我轉身向一條河中望去，只見千百隻的紙鶴自上游漂流而來。我隨手撈起一隻，只見鶴頂上有斗六、血紅的一個「詛」字，那上頭有我業師的死訊……

不！不是我業師的訃聞！

去年我還在美國時，他曾有一信提及一月之內連喪高堂老母和授業恩師的悲慟。信末，他自我安慰說：都是年過八十的老人，都以壽終，算是「喜喪」。然則，我記得，他常常因未能親奉老母，又不能像古代士子以科舉顯赫家門，而頗為自責。對他的恩師，他一直耿耿於懷的則是：沒有接下他老師研究「北亞文化史」的棒子，以致師說無人繼承、學脈終將斷絕。

也許是爲了彌補他心裡的缺憾吧！去年季夏，拜墓之後，我的業師決心遠赴倫敦，和那裡及北歐的一些專家，進行一項關乎歐亞北部草原文化與考古遺物的研究計劃。前幾天，我收到了他一封寄自「布達佩斯」的信，提及了他在歐洲大陸的旅行和研究，也提及他對台北一些朋友的掛念。

「布達佩斯」不僅是匈牙利的首都，而且還關乎一種煙草。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們的一位朋友在德國的海德堡進行「韋伯全集」的中譯計畫。我自美國東岸前去看他，臨行前，想起他和他夫人各自嘴含煙斗，一起吞雲吐霧時的那種渾融和親密，便到店裡買了包煙草，當做隨手的禮物。到了海德堡，一拆封，才發現那煙草的名字叫做「布達佩斯車站」。

那位朋友，年少時放蕩不羈，豪氣千雲，頗有一番抱負。可惜的是，學究圈裡終究容不下才子的名士風流。十年下來，種種的險惡遭逢，挫鈍了他的銳氣，剝蝕了他的英勇壯志。所幸，他仍能執著於自己的所愛，回到了台北，洗盡鉛華，和夫人埋首於西洋學術著作的譯介工作，為異文化之間的溝通搭建橋樑。然而，每一次，聽他酒後粗豪的笑聲，卻仍令人有些不忍。也許，這真是個崇拜「明星」、而唾棄「英雄」的時代吧！我的業師和他相交已近二十載，視他如手足，一直盼他走一條大家遵循的「正路」。這些年來，在给她的信中，已無數次提到他對這位朋友的掛念，即使遠在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也關乎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關乎憑靈降神、擊鼓歌舞的中國巫覡與薩滿信仰。而在布達佩斯，曾有那麼一位叫做「狄歐士獵奇」的學者，為了探索匈牙利民俗信仰的根源，以他的後半生行走於歐亞草原之間，竭盡所能的在各個檔案館、博物館，拍攝、抄寫他所能看到的「薩滿」資料，並且走入蠻荒，親炙西伯利亞的活薩滿，然後，把所有的資料運回他的母國的首都「布達佩斯」。在那兒，他不僅建立了東歐最重要的「薩滿研究」的資料中心，而且還以其著述和學術領導能力，帶動了歐陸研究「薩滿信仰」的風潮。在他死後，學者們為了追悼這位偉大的領航者，便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布達佩斯舉行了一次「歐亞地區的薩滿信仰」的國際研討會，會後並出版了紀念論文集。原本，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活過。要不是我的情人及我的業師都希望我到美國唸個博士學位，要不是我選擇了這樣一個關乎「薩滿信仰」的論文題目，在千千萬萬的當代人物中，我不會知道：在布達佩斯，有這麼一個人，曾以他的後半生，擊拓這一個雖是豐沃卻又迷離的研究領域。在這個年代，學者鮮少是英雄或是眾所矚目的明星。

那鶴，展翅了，長長的一聲唳叫之後，翔入一幅畫中，棲息在一棵老松的枝椏間，悠然向我睇視……

那幅畫，其實是湘繡的松鶴圖，是業師去年夏天到湖南長沙參加「馬王堆漢墓」的學術會議之後，帶回來送我的禮物。那場會議，原本，我是該去的。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陸續出土之後，馬王堆漢墓裡的屍體、棺槨、書籍，以及各式各樣的隨葬品，已逐漸成為國際學者共同注目的焦點。而其中，始終深深吸引著我的則是那一幅覆在棺蓋上的「T形帛畫」。有人說那是引魂的銘旌或幡旗，也有人說那是描繪墓主上天情景的「升仙圖」。而無論描繪的是登仙不朽、抑或是魂離魄散，那畫的頂端也有著一對翔鶴，姿勢一如板橋殯儀館天花板上的那一群。總之，那是一種接引的姿勢。而我終究沒能到馬王堆一睹那幅畫作的原件，因為，我怕踏上自己文化的原鄉之後，那片大陸的現況會令我對漢文化失去原有的敬意和信心。

然而，那幅畫卻始終在我心頭招展、呼喊著：魂兮歸來。

「魂兮歸來」！我在美國唸書時的指導教授曾以此為題，用英文發表了一篇討論馬王堆「T形帛畫」的論文。做為一個長居異域，卻又以研究中國文化為業的學者，不知他選擇這樣的一個題目時，心中是否別有所感？還記得，自美返台前夕，他為我饒行，未了，在他的書房中，見他揮毫，以朱子的論學詩：「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鄉」相贈，問他詩義如何。他卻只笑笑說：多少年來，「故鄉」二字不時縈繞心頭，常常不由自主落筆寫出，別無深義。返台之後，裱了那幅字，掛在紫頭的牆上，不時省思，只覺得其中有著多重的奧秘。也許，詩就是詩，只能以意會而不能以言詮。而人心之間的交通，倘若彼此久缺「同情的理解」，空以言談文字自我剖陳，又有何用？我想，我漸漸能體會他不為我講解詩義的道理了。我也漸漸能明白他何以不贊同我以「夢」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也許，不弄清楚醒覺的世界，我們永遠也無法真正進入夢的世界，而解夢的鑰匙唯有在清醒的人世裡才能尋獲。

我睜開雙眼，只見那鶴在湘繡的畫裡沈思，而松樹的枝桠彷彿因為風過而有了一點起伏、一點動盪。



散文第二名

黃雅歆

53 5 21 生

台灣彰化人

台大中文研究所畢業

現職／

德明商專專任講師

榮獲／

台大文學獎

第6屆梁實秋散文獎佳作

作品名稱／

錯過

錯 過

散文組第二名 黃雅歆

曾有兩度旅行到了山城箱根，但卻始終錯過了一遊彫刻之森國家公園的時機。

一次是因為箱根的雪，一次則是為了楓葉。

所以我開始收集木刻娃娃，不多，大約赴日一行便有一只，做為旅行的一種印記。至於對木刻的興趣，也許是因於原木背後的那個原始綠世界，讓人有著莫名的渴望吧。

然而，怎麼總是與彫刻之森錯身而過呢？

其實，與其說是為了雪、或者楓葉等等具體的因素，不如說是因為自己迷戀著梭行列車在山林蜿蜒的滋味吧。利用電纜往上拉拔的梭行車廂，少了嘈雜的引擎動力，使它免於扮演山林怪獸的命運，但也因此顯得步履蹣跚。可是，蹣跚得正好啊，如搖籃一般，讓我攀住窗口在綠浪裡搖擺，冰鑲的山氣混著青草的鮮味，輕巧地竄入我的頸項。越往上走，不論是冬天的積雪，或是秋季裡層次分明的楓紅，都叫人故意忘記時間。

所以不捨得下車。

所以總是錯過公園開放的時限。

錯過了，不免遺憾，並且加上更多的想像與期待。可是，在旅途之中，卻往往有著許多不由自主似的，錯過的事總是上演。

譬如今年冬天在札幌雪祭，心裡始終懸念著要去捕捉入夜後以七彩霓虹上了妝的雪雕丰姿，卻是匆匆到達才知熄燈

時限已到，槍拍不及，啪一聲，會場的聲色俱息，我頓時呆立，像是眼睜睜看著一部好片下檔。又譬如今年的魯汶音樂節。

當然，比利時的魯汶音樂節是年年的尋常往例，不因今年有什麼特殊，不同的只是，今年夏天我正好會在巴黎，並且有前往魯汶的打算。因此一開始計畫行程，朋友便再三叮嚀我切勿錯過這場盛會，她像個盡職的女主人，熱切的盼望遠客沒淫在自家最熱鬧的場面中。而辜負她的盼望只不過是因為我在巴黎已經累壞了而已，雖然千里迢迢越洋而來，卻甘心就此錯過。後來對於魯汶的印象，始終只是樸素的容止，一直無法勾勒出那個狂歡又不失儀的節慶。

許多時候，總想著自己在旅途中錯過的風景，以及在人生中錯過的種種，彷彿都算是身不由己，又彷彿都是自己假裝不經心的故意而為。好比在狹路上遇見多年舊識，遲疑著該不該招呼，一蹉跎二蹉跎，兩人便擦身而過，將原本可能出現的激情簡化成一個單調的場景，然後「錯過了」，就是最有利的理由，接著便咀嚼著無窮無止的悔恨。

忽然覺得因為錯過而造成的遺憾是多麼不值得同情。因為除了天災人禍，人其實沒有什麼真正不可抗拒的理由。可是我卻依然讓錯過的情節在生活中不斷的出現，特別是旅途。

我想那是因為來自心底聲音在質問著我：誰說趕上了一定比錯過好呢？也許錯過之所以被蒙上悲戚的美感，是因為人們永遠無法得知另一個結局的真相吧。尤其是在未知的旅途中，也許錯過的一切是本該錯過的，趕上的盛會卻反而教人寧可錯過。

就像那年我從加州興高采烈的飛抵華盛頓，來不及整頓僕僕衣冠，朋友便說我來得正好，可以趕上明天在紐約舉行的小型校友會。校友會？我充滿興味的想像著，當時尚在校攻讀學位的我，還算不上是「校友」；即使是已畢業，也與留學生校友會無關。而旅行中的插曲正是如此的教人無從防備，但有時驚喜就在這措手不及間。所以隨著朋友興沖沖的準備心情，我也愉悅的預備迎接這差點就失之交臂的聚會。

豈知就因此陷入一場「旅美華人」的魔障之中。

有時，知識份子過分意識了自己是個知識份子之後，便散發出一种令人不悅的氣質，在國內是這樣，在國外更形嚴重；因為不在自己的國家，便又加上了一種突梯荒謬。可是陷入魔障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我感到坐立難安。

如果錯過了這樣的聚會多好呢？那場面實在不適合一個旅行者閒散的表情。這湊巧趕上的盛會，像在自然的水洞天籟中錯放了幾個拔尖的高音，讓人毛骨悚然。然後我對紐約所有的印象就停留在那些過多的口舌，以及小布爾喬亞的姿態裡，「大蘋果」的豐富在我的記憶中竟只落得個虛名而已。

我於是覺得，因為錯過什麼而抱憾不已，或者因為趕赴了什麼而欣喜若狂，都只是人們一廂情願的二分法罷了。

那麼，對於錯過二字，就能有不同以往的釋然，與如釋重負般的輕鬆。錯過是不得已，但錯過就只是錯過了，無須加諸額外的想像。至於要不要補救，似乎也無須刻意強求，因為我知道，錯過的本身未嘗沒有美景。

在箱根的時候，總是因為貪戀藏身入山的自在而忘卻時間，不僅每每無法如願的走進彫刻之森，甚至連下山趕赴回

域的班車都險險不及。有次就真正錯過了原班列車，在等待下班次的空檔，我只能無所事事的在站前的箱根市街閒蕩。冬季的夜往往在瞬時之間就來臨了，彷彿眨一次眼，夜色便多一分，路燈便亮一回；而就在這眨眼之際，我看見這白日素樸的市街，魔術般地逐漸變成雍容的貴婦。站前整排的各式溫泉旅館，不論日式的靜謐、歐式的堂皇、經濟型的簡單，都渲染著溫柔的光，安慰著來到山城的疲憊身心；兩旁店家則紛紛熄燈打烊，整條街道是如此的安詳。被眼前景致惑住的我，到这才恍然體會了溫泉鄉的魔力。

而你問我這時刻為什麼會站在這裡，我說是因為錯過了時間。究竟是錯過了什麼呢？我卻無法回答。

終於搭上列車時，街上行人已稀，有溫泉旅館的燈火陪著我，內心全然沒有不安。車上有一大片的明亮玻璃窗，一發動，玻璃載著窗外景物立刻往前奔馳。而景物終究是留不住的，溫泉鄉的暈黃彩燈在窗上先是喇地幻化成數條彩色光束，後來就被遺留在夜色裡。我看著看著，像是與溫泉鄉有了某種的盟誓，莫名的升起了一種痴心般的感動。

返回東京，早已錯過了晚餐時間，只有昂地下街去胡亂覓食。躊躇間，忽然發現了東京難得一見的關西鐵板燒。關西人一向以日本正統美食睥睨著東京人，而這混雜著蛋、肉、蔬菜層層夾疊而成的美味鐵板燒，正是關西地區的驕傲之一。我在店內團團吞棗著，覺得這一天真是幸福極了。

如果能不陷泥在錯失的悵惘中，就能發現一些額外的人間風景。而這是年少輕狂時的自己曾無法體會的，總覺得有些事是非要怎麼樣不可，將身心弄得精疲力竭；也總以為錯過了什麼人就一輩子再也尋不得了，讓自己成日的悵然若失。如今回頭，我只把全部的大悲大喜換成了一個微笑。

我因此容許錯過的情節在生命中存在著，並非爲了縱容自己漫不經心的去回應人生，只是讓心靈的眼學習多開一扇窗，可以在俗成的情緒裡尋找自由。

那天，有人從箱根雕刻之森公園回來，厚厚的一疊相片在我手中。具體的圖像就在眼前，我久久看著，竟有著熟悉中的陌生，它似乎不是它應該有的樣子。而所謂「應該」，正是因我的再三錯過之下，去描繪的美好模樣。

我不禁失笑了。

在旅途中，有時我卻寧可有這樣的錯過。大概是因爲等待著未知的悲喜，因而豐富了原本無法加諸想像的既定旅程吧。

散文第三名

榮獲／

新詩：

洪進業

(1)「童年，快跑」——

53 11 29 生

(78年中央日報文學獎)

福建漳州人

(2)「回鄉」——

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

(81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詩第二名)

經歷／

(3)「石龜駝碑」——

臺大歷史系兼任講師

(82年聯合報小說獎附設新詩獎)

作品名稱／
逐漸冷去的砲聲



逐漸冷去的砲聲

——散文組第三名 洪進業

你從遊行的隊伍裡歸來，交給我一把故鄉的菜刀，又要我將它倒過來仔細看。精鋼打造的薄刃，犀利異常，但我從來沒想過，倒過來的刀，怎樣才算？是刀柄投入，自己握住刀口；還是刀背朝下，讓尖銳的鋒稜朝向天空？摩挲良久，總猜不透你謎底的玄機，只有對著簇新亮晃的光影，皺起眉頭，彷彿展讀一本鉅著，秋夜新涼，明知疑滯煩惱不免，卻又不忍釋手。

我想起金門老街的打鐵匠。高熱的鼓風爐旁，他們赤露著肩膀胸膛，箝住通體赤紅的鐵塊，將全副精神，傾注在起落有致的鐵榔頭上。匡鏗鏘的敲擊節奏中，噴爆的火花四濺飛舞，又瞬即消逝無蹤。這把家常日用的刀，當然也是製刀師傅又錘又敲的成果：一塊拱橋形狀的鋼片，幾經煤燒火烤、水冷降溫，多麼頑強頑頑的弧度，都被攤開展平了；原灰撲撲的鏽蝕面貌，此刻閃現千萬縷銀光的亮光。望著平滑如鏡的刀面，我彷彿有所領悟。

這刀的前身原是砲彈的軀殼，從對岸發射過來，在某個解體的時刻，迅速墜落故鄉的土地上。莫非你正是要我操縱錄影帶一般，為了追索某個情節或關鍵畫面，將影像倒轉回去？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了：當我在回溯的時間長河裡，觀察、撫觸、決心介入這把刀子，它堅硬的實體，倏忽已還原為一陣驚雲撼月的呼嘯，破冰的巨斧插進記憶的深海，我的心在湧動：咻——！——咻。

咻——！——咻。幾乎是同樣的主題和旋律。砲彈從不同的方向飛撲而至，每一顆是一小節音符，在開花、結果的悲情曲中，反覆演唱那每逢單日的夜歌。是一種詛咒吧，單數日的砲擊遠在我出生以前就成了定局。那歌聲最淒厲的戰爭年

代，我無由親聆，只能從長輩口耳相傳的故事裡摸索探尋；也許是一具具屍體，遍地的臟腑等待縫合的針線；也許是斷臂殘肢零零落落地棲息於屋簷下、田壟間、掛在相思樹梢；或者，只是一滴母親不忍的淚水，愈是抱緊懷中啼泣的孩子，愈感到無助而撲簌掉下來。無聲、有聲，不祥的命運變為遺傳的基因，我還沒學會張望，就先懂得了恐懼。

哦！今天是單號。太陽下山，月娘緩緩爬上來，一只皎潔白玉盤，晚飯的炊煙正濃，星光耀耀，如灶底燃燒的柴火被撩撥起來，闌寂無聲的天空靜靜等待遠方陌生的來客。一個不受歡迎的闖入者，帶給我童年額外的一餐驚愕。幼嫩的心靈，剛剛揹著書包，蜿蜒由濱海的小路從學校走回家，怎又要上學了呢？群鳥歸巢，防空洞在等我。這沉重的課外作業，如何承受呢？

砲火在天外燃燒，厚厚的水泥牆把我監禁得很安全。沒事沒事，慣性的恐懼，因經驗的積累，變得鬆懈。當你相信不致於撞上命中的一劫，開始受不住引誘了，便將所有的感覺，從黝暗的洞穴拉出來。不怕不怕，惶恐的眼珠好奇地張望搜索，夜幕低垂，啊甚麼也沒看到。北斗在東，斗杓朝我，雲淡如紙的夏天夜晚，我學著兄長躺在屋頂上，彷彿一夜間長大了。颼颼穿過耳膜的砲彈，行止如儀：最初是明亮的音響，刺破氣層的推阻，聲拔、亢奮，曲繞的急張漸漸高漸渺，向漠漠茫茫；忽然將盡未盡之際，一個大逆轉，轟然一聲低沉的劇響，震動、迴盪在四野。滿天翱翔的宣傳單，像紙摺的夜衆飄飄散了一地。不設防的天空啊使我驚覺，無遮無蓋的這島嶼，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活下去。遠遠近近的回音，慢慢向我私秘的悲傷圍攏過來。在每一個可能負傷的夜晚，我儘量不想，然而彌天覆地的疑團，還是把我推向危險的成長路上。

死亡的陰影愈靠愈近：昨日我還興高采烈欣賞電影的戲院，今晚被炸開了一個大洞，一顆砲彈盲目啣走了一條生命，單日晚間的娛樂，從此不包括電影；王爺廟前，議論紛紛的鎮民，正圍著一灘血，爭辯地上的殘餘是不是腦髓；前街哀嚎的阿嫂，剛剛變做寡婦，她丈夫的頭，據說被削成一粒球，從納涼的庭院滾過門檻。無數個黑色的夜晚，被紅色天氣攪出詭譎的氣味，久久不散。而不信邪的人，依然故我，散步、聊天、工作，是曠達呢或者已經麻木？不管怎樣，裡面總是暗藏著對死神的蔑視，而心硬腸冷，其實多少說不出的苦衷啊。

也許還不到樂天知命的時候吧，我總是擔心磚牆瓦蓋的老厝，不堪砲彈掀頂一吼，灰飛煙滅也就認了，將生命陪葬在熱燙燙的裂殼碎片中，委實太不值得。尤其當碎片清清脆脆擦過屋頂，砸掉了鳥榕盆景的一角，就落在我家的天井，近在伸手可及的地方；連恐懼都來不及想，我拚命衝到防空洞口前，啊微微細細的燭光、人影，看見一個安全的掩蔽是多麼地歡喜！既然我們手無寸鐵，也找不到推轉命運之磨的風車，這唯一的搏鬥方式，就只能儘量地躲藏，用如此卑微的本能，去對抗無邊無際的黑暗了。有用嗎忿怒？在砲聲壓縮得特別密集時刻，那驚雷破柱的聲勢，接二連三，震耳欲聾，心，被撼震得只見零零的樹幹，搖搖欲墜。只賸下相依取暖的人，在防空洞中，介乎嬰兒索乳的宏亮哭啼和驚魂甫定的喘息聲裡，夾雜著一些些愀怨的眼神，突然因發現熟識的鄰居也在這裡，而露出活著的光。我們彼此盯探，無奈、等待，在這無告的宿命，中裏傷忍辱，允許時間做我們唯一的解藥，依靠一種渺茫未知的嚮往，掙扎求存。

還記得那個深冬的夜晚，我正用熱水浸泡腳上的凍瘡，忽然哥哥以急切的語調對我說：美國要和我們斷交了。還在

讀園中的我，懵懵懂懂，只隱約感到世事風雲變幻。然而據說，後來證實真有這回事，對岸要停止砲擊了。三十年來的轟轟轟，終於在一紙約定外的特別宣言裡宣告結束，卻也帶給我更多更大的迷惑。長期被張網禁錮的夜空，確是先被解放了，沒有虎視眈眈的砲聲威凌侵逼不好嗎？問題繼續追究下去，砲聲便不再是單純的砲聲了。新奇的經驗從不同的流向漂進腦海，許多習焉不察的名目，譬如國際政治瓜葛、歷史的舊恨新仇等等，一一從平躺的字面跳出、站起，一方方凸凹可觸的立體鉛字，具象而切身，我恍然有所領悟；每逢友邦的大人物慕名參觀我們小小的島嶼，彼岸砲火也就前前後後密密麻麻跟著來拜訪，原來是這樣啊。

天地如蛇，固態的習慣反應，加速流動了起來，種種糾纏的情緒，矛盾的思結，把我引向一個更高的層次。然而我發現：自己貧乏的知識，終究無法支撐那麼龐大的事物，疲憊的身心更像是展覽會場的恐龍化石，在地震扭絞後，骨架摔成粉末不著地的飛颺，啊好輕。不堪折磨的青春，抖翼斜飛，料峭風寒，迎面襲來，繽紛萬象盡在推移流轉，我惶恐，我失落，我渴望，我堅持不放棄。

許多年以後，再次駐足時間的長河，流嗎左右，風聲兩岸依舊，一葉扁舟漾漾朝自我追尋的水聲航去。我想到我從不曾閃過的：不是方向、仰度、炸高、射角的問題，這些我都知道；而是砲彈，砲彈從對岸飛來的理由呢？老師曾教導我們，檢到傳單不要亂看。我們都非常聽話，把它交到老師或村里公所那邊。只不過偶爾仍會好奇，這輕飄飄的形質搭載著那麼沉重的翅膀，究竟在寫些什麼東西？彷彿他們這麼認為，那彈道是一條臍帶，因而印製精美的彩色宣傳單，從大慶油田、鞍山鋼鐵廠、到上海紡織廠女工富足安康的美滿生活，都滿載祖國的甘霖一樣從天而降，信誓旦旦要早日解除我們的苦旱。可是豪雨是會成災的，何況那傳單最怕泥濘，真正下雨時，砲彈都自動休假了。彷彿我們生存的世界一向是如此渾沌曖昧，多少美麗的蝶羽，斑斕不可逼視，幾番風雨，不是淪落塵泥，就飛成博物館裡動彈不得的姿勢，多詭異的變形啊，滄桑兩字能道得盡嗎？

有時我感覺自己像砲彈落地時炸開的坑洞，但風沙泥雨總是很快將它填平。因為最悲慘的噩運，只發生在別人身上，而我仍然活著。千瘡百孔的土地，斑斑彈痕的屋宇，傾圮的家園，回不來的離鄉遊子啊，相形之下，我的受難史不過是蚊蠅叮咬的小小干擾，瘦得不盈一握。而太武山下的戰士公墓，躺著一批批回不去的異鄉孤魂，一種拗硬難嚼的姿態，肅穆蕭森，我的心為此凝重，像翻倒的墨水，暈染、滴透了思維，掉進整座血池紅與黑。當我渾融介入他人的感受，無論是瑰瑩、愛憐或憂愁，只有這時候，我生命的起居注裡，才真正開始有一絲絲亮麗的書寫，是關於人世酸辛的醒覺，在骨血相通匯流的體驗裡。

世態變幻無常，歷史的狂草疾書，往往是墨濡未乾，筆鋒一逗一轉，人間又換了新樣。白雲蒼狗，叫人心驚膽跳，有時不免於幻滅之苦。那相濡以沫的哀矜之情，縱不能使誰超拔於泥塗，悽愴的心靈畢竟有所安慰。然而可悲亦復可笑的是：人類的愚蠢天性中，與他人同情共感的能力，似乎欠缺開挖。心靈的窗口，被私自包圍得密不透風，輻射外放的腦波一波接著一波，漠漠然，只懂得強迫別人接受，單向的發射器到處巍巍聳立，看似群峰插天、奔流競秀，其實不過孤獨的喃喃自語罷了。於是我明白你的心情，朋友，幽草澗邊生，我們的成長經驗，是一種特殊的情境，像行立坐臥於

斯的土地，石頭想說開不了口，這深沉悲哀誰懂呢？天邊孤島的故鄉，像拔河對抗賽中被拉得扯緊的繩索，痛呼、呼痛，只有自己知道、自我解嘲嗎？

摸索你的願望，想像走進遊行隊伍的你，帶著些抗議或請願，面對無數質疑兼且陌生的眼神，啊請誰為我們想一想：不是站在歌舞昇平的地方；請緊緊靠近我，將生命的海岸延伸到砲彈的有效射程內，發現那煙硝、炸點、如刀的銅片它所伴隨的一切？輕撫你交給我的這把刀，彷彿站在記取和遺忘的邊界，斗室孤燈下，依稀白光一閃，沉沉黑夜如膠卷底片，那紅嘴唇的砲彈不停按下的快門，正在我的暗房中沖洗，什麼樣的顯影呢我不清楚。是無名無言的犧牲奉獻，即將輾轉成泥，任人踐踏嗎？走進記憶中被鑿開的窟窿，我不禁想起你昔日的詩句：砲聲已逐漸遠離、冷去，迷離的故園啊，像城隍廟口元宵的燈謎，拆開來，是不可凌辱的土地。逐漸冷去的砲聲，不可凌辱的土地！

散文佳作

陳智德

作品名稱／

58 5 15 生

古琴的聲音

廣東南海人

東海大學學生



古琴的聲音

散文組佳作 陳智德

1 記一場音樂會

主持人說，這不是演奏會，只是一場發表會。主持人退去，音樂開始了。初習古琴僅三個月的學生合奏練習曲，然後有老師的演奏、有古琴與簫的合奏、也有古琴與西洋樂器的合奏。這是古琴的聲音，有時在年青人手裏顯得年青，有時在各種樂器的配搭中顯得繽紛。

我曾在一些藝術、文物圖冊上，見過博物院所藏幾張唐宋名琴的樣子。澹泊、深沉、如水的七絃橫張。那不是來自遠古的樂器？據說這是周代或者更早就有人彈奏的樂器，後世一直在知識份子間口傳心授。作琴者誰？想起了鼓瑟的曾點、挑動文君的司馬相如、臨刑一歎（廣陵散）絕的嵇康。古代文獻中有不少關於「琴」的記載，《說文》：「琴，禁也，神農所作，……象形。」琴學本就是在中國本土創製、發展的文化；《白虎通》：「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禮記》：「士無故不撤琴瑟。」古代知識份子用以修身，亦以自娛，本是很普遍。至今日很多人未聞有此樂器，有人以為它已經失傳，或以為只有在傳統儀式上作為點綴之用。如果讓大家都來聽聽這場音樂會，一定會驚訝，原來這種樂器也可以有年青與繽紛的一面。

發表會最後以新詩朗誦與配樂的詩歌結束。這是我校音樂系舉辦的古琴音樂會，地點在校內的音樂系館。會場坐了

不少人，大多是音樂系的學生。宣傳海報謂會後有來自大陸的古琴家吳兆基先生的演講與示範，這是我整晚期待的項目。

主持人介紹他，已屆八十的古琴家原來是教授數學的老師，也有數十年太極氣功修為，第一次來台灣，也第一次在台公開演奏，就在校的音樂系云云。古琴家從第一排觀眾席站起，面向觀眾，親切地笑，笑得像個天真的小孩；雙手抱拳敬禮，是否要我們也抱拳還禮？滿座的年青人開懷地拍掌，意外地看到這位文武雙全的老前輩全無一派宗師的架子。

他走到一張古琴前，站著、說自己學琴的淵源，也談些西洋音樂，說自己最喜歡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這古琴家長鬚白皚，雙目炯炯有神，令我想起熊十力、豐子愷那一輩人物，如今出現我眼前。他穿一襲咖啡色西服，結了領帶，但並不侷促，佯裝無損他的古樸，也自有一份寬廣。說話帶有鄉音，也不難懂。說到預備彈奏的曲子，他說這〈憶故人〉是明末清初的曲，當時沒有流傳，是怕曲名觸犯政治禁忌；實質作曲者所憶的未必就真是明朝。此曲一直到民國才被發現、整理成樂譜公開。他說現在奏此曲，是為了當年戰後失散的兄弟，最近始獲消息，如今在台灣重逢。從前他常愛奏此曲，每念兄弟親故而淒然。

我想他仍有其他故事的，但他只說到這裏便悄然坐下。我屏息了，為的是他雙手輕撫著琴，想著數十年間常奏的曲。他彈了幾響，又靜下來；稍聚心神，手一揮，一曲〈憶故人〉便委婉悠揚地開展。絃音輕淡，有時低沉，在跡近無聲的地方，只隱然聽到手指擦絃的聲音；像一個人悄悄的泣，沒有啣號，只有滴下來的淚。那種足以聽見淚水滴下地的微聲，再細聽卻是一個人不太安寧的呼吸聲，不急促，也非平伏，彷彿是一個人心亂欲平的心緒。難道這就是上古製琴者的心聲？絃歌不輟，穿越三千年又傳到現代。我感到一絲寒涼，微微顫抖；又極力平伏自己，觀察他彈奏的姿式：從容中顯出氣度，他彈出來的顯然與其他人不同，這也是古琴的聲音，卻不僅只有一般人心目中那老舊的傳統那麼簡單，我知道他彈奏古琴不只為了演繹傳統；不是重覆過去，也不是要應和現代，他有更廣闊的世界。只是絃音沉沉，七絃不是人間物，到底奏者也逃不出人間的悲苦。

不知此時他腦際是否出現纏繞多年的親故？然而樂曲包涵的也不只這些。絃音漸寂，手凝定，再按住尚有餘響的七絃，剎那的寂滅，然後古琴家抬頭微笑，掌聲結束了往昔憶故的空間。

2 〈憶故人〉

他所彈奏的〈憶故人〉，確實是一首獨特的琴曲，此中也涉及一些有關琴譜流傳的問題。明代琴譜《太古大全集》云：「制譜始於雍門周」，雍門周是戰國人，琴譜在秦以前已有。一直到唐朝，用的是一種文字譜，現存最早的琴譜《碣石調·幽蘭》就是南朝末年丘明所傳的文字譜。其後唐人將文字譜簡化為減字譜，使琴譜流傳更便。

到了明清兩朝，是琴譜刻印、流傳的黃金時代。《紅樓夢》第八十六回就有一段寫寶玉見黛玉在桌上看書，卻完全

不懂得她所讀那本書上的字，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則「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唸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見過。』」可見琴譜在讀書人之間曾是頗為普遍的書。黛玉所看的是一種減字譜，底下尚有一段寫她向寶玉解釋這種減字譜的記譜法。據近代學者統計，現存琴譜有一百四十多種，其中大部份是明清兩代刊行的。〈憶故人〉是明末清初的曲，卻不在這些刊行的琴譜裏面。

一九三四年，虞山派琴人查阜西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今虞琴社」，推動琴學，打破門戶界限，聯絡各地琴社。一九三七年刊行《今虞琴刊》，〈憶故人〉琴譜始公諸於世。原來此曲是清末民初琴家彭慶善自幼受學於其父所傳的琴曲，由於流傳了好幾代，已無法究知作曲的人。「一九三三年，彭遊江浙，以琴會友，偶彈此曲，聽者神移。」很快成為琴壇有名的樂曲。今日名琴家錄製的琴樂專輯，不少都還有此曲。

3 餘響入霜鐘

那次音樂會，在吳先生一曲〈憶故人〉後便告結束，時維一九九一年的冬天，那是我第一次親睹琴家演奏。此後愈發喜歡這種音樂，找來更多琴曲聲帶，夜中播放。聽著琴曲〈漁樵問答〉、〈憶故人〉，絃音輕淡，有時低沉；儘管外界紛擾龐雜，一天蕪亂的心情至此暫且歇下，側耳只聽古琴的節奏。它是怎樣傳下來的呢？如此微弱的聲音，好像隨時都會消失。在跡近無聲之處，曉得了它的寂寞，就像傳統戲曲、手藝、書法等等，無法挽回沉下的聲息。傳說中漢唐一路傳下來的中國，嘈嘈切切的人語，在鑼鼓聲裏沉寂下來。

如今這七絃冷然之聲，偶爾傳來幾響琤琮的泛音，在這些微倖存的痕跡裏，聽見古老中國的聲音，倒覺得是不真實、與現世無干。可也有好幾個晚上，總要聽過琴曲才能入睡。有時課業繁忙，或因種種瑣事不能靜下，回到自己的地方，就想聽聽古琴的聲音。我想起圖冊裏的古琴，想起那場音樂會；仍記得年青的琴聲、繽紛的琴聲、廣闊的琴聲。它從來不求媚俗式的悅耳動聽，可也不見得單單只是清風明月。對於外界紛紜眾聲，它絲毫不能、也不打算去抵抗；它原有廣闊的天地，不是外界一些狹隘的偏執、或古舊的沉重可以輕易概括。當眾人都忘記了它，它的燈依然亮著，相信它的聲音是美好的，那些美好的東西不會煙一般輕易消失。想到這裏，我不禁為它感到釋然。

茲錄李白〈聽蜀僧濬彈琴〉詩一首作結，聊表對琴的一點敬意：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

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

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九三年六月修改

散文佳作

洪志明

45 11 2 生

台灣苗栗人

東海大學畢業

現職／

四維國小總務主任

作品名稱／
KEY的變奏



KEY的變奏

散文組佳作 洪志明

第一章：寶藏的相關

通過一道門，有時候我們需要一把KEY，有時候不要，有時候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把KEY。然而KEY的多少和寶藏的價值，一定相關嗎？未必吧！用許多鎖重重鎖住的門，裡面真的會有稀世珍寶嗎？也未必吧！

第二章：唯一的KEY？

一定要堅持你手上的那把KEY嗎？或許他可以為你打開一些已知的價值，但是它常常就只能讓你打開這一點你早已擁有的價值而已。

不敢拋掉舊KEY的人，永遠也找不到新的寶藏。

當你丟掉你手上那把生鏽的KEY時，你手上已經擁有打開冒險之門的新KEY了。藉著這一把銳利的新KEY，你可以打開無數的可能。

第三章：唯一的門？

開啓寶藏的門，只有一個嗎？未必吧！

找不到甲門的KEY的時，換一個門吧！或許你擁有另一個門的KEY而不自覺呢？同一個寶藏，有時候會有好幾個入口，當你錯失某個時，請快尋找另外一個，當你堅持非打開此門不可時，你已經失去許多其他的入口。

第四章：唯一的寶藏？

當所的門都為你關閉時，你是不是該思考，要不要啓開這個不可能的空間？或許你應該找尋的是另外一個空間的KEY才對，你說是嗎？

放棄有時候就是獲得，轉一個身，你會發現其實世界比你看到的寬廣多了。

第五章：無法解開的結

糾纏在一起的困擾需要一些東西來解開，那個東西有時候叫做KEY。

人生的某個時刻，也會糾纏在一起，那時候我們真的需要一把KEY。

神經病院裡的某些病人，就是在某些關鍵時刻，找不到自己需要的那把KEY，所以他們的腦子裡才會有一些糾纏不清的神經。

少了一把KEY以後，他需要的恐怕就不只是一把KEY而已。適時的丟給某些人一把KEY，比事後再為他找尋更多KEY，方便多了。

第六章：以刀為KEY

不要責罵那些用刀子來當KEY的人殘忍，刀子和子彈的神奇力量，常常是解開死結的捷徑。

這也說明了何以監獄之必要，戰爭之必要以及拳頭之必要。

一定要用刀子，才能解開死結嗎？未必吧！

通常把刀子當作KEY的人，不是沒有耐性，就是缺乏智慧，否則便是想把結打死在人的心上。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已經沈迷於刀子的魔力了。

第七章：開心

用鎖把自己的心鎖死的人最傻，為自己的心預留幾把開心的KEY是聰明的人，因為這時他們可以接納，然而更聰

明的人是開心的人，他們根本不在心上上鎖，讓人和物，思想和觀念可以自由的來來去去，就像那高高的峻嶺一樣，你何曾看過他們拒絕過白雲或黑雲或彩雲的光顧。

第八章：對立？

KEY與鎖是對立的吧！一個打開，另一個封閉。
然而如果沒有鎖時，那麼KEY還能存在嗎？

第九章：材質

KEY到底是什麼材質做成的呢？

有時候他是一堆破銅，有時候他是一堆爛鐵，當然有時候他們本身已經是某種閃亮的材質，然而千萬不要輕視那些破銅爛鐵的材質，經過某種鍛鍊以後，有時候他就變成了一種很重要的KEY。

有時候他可以打開一個溫暖的家，（例如某些出自肺腑的甜言蜜語）及包含在家裡的溫暖的生活。

某些時候，他打開的只是一保險櫃閃閃發亮的珠寶以及許多人的貪念。
當然某些時候，他可以打開一些小觀念而已，然而這些看似沒有貨幣價值的KEY，帶給人們的快樂，常常比那些

有貨幣價值的KEY更多。
為了尋找那個KEY，愛迪生不知道花掉多少個不眠的夜晚；為了尋找那個KEY，不知道多少哲人，不停的在爭論。

第十章：教育

教育是一把最有用的KEY，可以打開觀念的死結，工作的死結，智慧的死結。

然而教師到底是該把自己變成一把KEY，幫孩子打開一個一個的寶庫呢？還是該幫孩子造一把一把的KEY，讓孩子自己去打開人生的寶庫？還是教孩子製造KEY的方法，讓孩子自己去打造他們生命裡所需的各種KEY？

喜歡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的大人，深思吧！

第十一章：人生

常常我們苦尋了半天，一直到放棄以後，才在腳下發現，那個苦尋不著的KEY，問題是那個我們想解開的鎖，早就被我們自己敲壞了。諷刺吧！然而不管你怎樣，這就是你那莫可奈何的人生，生氣嗎？幹嘛！

或許你苦苦尋覓了一輩子，臨走時才發現找到的那些KEY，根本就沒有打開過你的人生之鎖，甚至在某些時候，還把我們的人生鎖得更緊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朋友放下你所有的尋尋覓覓，去找那把生命的鎖吧！有了鎖以後，你才需要那把開鎖的KEY。

第十二章：打開？

KEY是爲了打開而存在的嗎？未必吧！

說了那麼久，你有沒有發現你有時候真的弄不清楚自己是站在裡面還是外面，我的意思是當你找到一把KEY，打開一個門時，你是要從裡面解脫出來，還是要把自己關進去呢？常常你自以爲是在打開的同時，實際上你是在關閉而不自知。

其實更多的時候，當你把自已從一個空間解脫出來的同時，你又把自己關進另一個空間裡，就好像你解開一條繩子的同時，又把另一條繩子綁上了。只是你根本沒發覺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KEY的本名就不能叫做解脫或是打開，而是綁住或是套牢，或是關緊了！對不對？

第十三章：KEY的後面是什麼？

當你找到第一把KEY時，往往會很高興的以爲自己已經打開了全世界。

事實有一把KEY以後，你會發現只有一把KEY是不夠的。當你以爲你已經打開了，你卻會發現門裡還有門，然後你還會繼續發現門裡的門裡還有門，門裡的門裡的門裡還有門，所以你必须不停的找KEY。最後你會發現人生根本就是一場找KEY的遊戲。

或許人生真的就是找KEY的人生，不是嗎？你什麼時候不找KEY時，那就表示那時你的生命已經到達了盡頭了。

不要告訴我你還在呼吸、還在走路、還在吃飯、還在屙屎，就說你還有的人生好嗎？你比我還清楚，那根本不是人生，當然也不是生活。

第十四章：無KEY時

希望有一天當你醒來的時候，發現所有的門通通是爲你打開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KEY，就可以通行無礙。那時候，我就要恭喜你，你真的解脫了，因爲你已經找到了真的KEY了。

世界對你來說根本沒有門了。



散文佳作

唐龍

3055生

福建福州人

台灣大學中文系中研所畢業

榮獲

第三屆教育廳大專散文比賽第一名

作品名稱

書之愛

書之愛

散文組佳作 唐龍

「如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間。」

這話無異於說：人生有意義，當以世有可愛之物而人得愛其所愛為先決條件。佛家小乘行人於此大不謂然；他們以為執於所愛是流轉生死的根本；人當盡去愛著之情，以期了斷生死。因此他們所見的意義也就不在於生而在無生或涅槃。

在家人不能如出世之人的太上忘情，只合居於情之所鍾而安之若素。聖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賢如梁任公，自言「如果用化學來分解梁啟這件東西，把裏面所含一種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來的話，只怕剩下的僅是個零。」等而下之，美國人愛在車後保險桿貼上「我愛什麼」的標籤，從人到狗以至草木都遭眷顧；任公的「趣味」和我的「所愛」可不這麼隨便。任公一串連珠似地問道：「賭博趣味嗎？輸了怎麼樣？喝酒趣味嗎？病了怎麼樣？做官趣味嗎？沒官做怎麼樣？」又立了個衡量趣味的標準：「凡是真正的趣味，總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我既認所愛為人生意義之所歸，又驗以任公的標準，自然難乎其愛了。花開誠美，怎堪花謝？月圓固好，月缺奈何？美人雖多情趣，情趣止於「女子難養」時。這就是說：花月美人猶不足為我所愛，更無論賭博、作官了。只有喝酒，愛與不愛，頗費躊躇；因為陶淵明說過「止酒情無喜」的話。不過我發覺我在醉醺醺、病懨懨之餘，既不能效青蓮之「詩百篇」，又不能如六一之「述以文」，徒然誤事傷身；如此飲者，實是留名無望，寂寞有份。於是毅然把酒和花月掃作一處；並考慮把最終頹脫而出並為我唯一所愛者製簽黏於車後，招搖過市，令市人奔走相告，嘆為未見：「我愛書」！這樣的志願

其實卑微；愛書應是載諸經傳，垂之青史的事。「論語」「公治長篇」記孔子之言，自以好學人所莫及，忠信猶在其次；「雍也篇」又獨許顏回好學。好學固不限於愛書，但必以愛書為要件。何以為證呢？孔子晚年喜易，竟至把編綴竹簡的皮繩一再摩挲斷了；其事曾經太史公鄭重記入「孔子世家」。愛書的人或旁及他物，而書總居於核心。我們看到賓客描寫他的「陋室」，先則說「可以調素琴，閱金經」，有陶淵明「歸去來辭」所言「聊琴書以消憂」之概，不料緊接著又說「無絲竹之亂耳」，竟把琴擱置一邊（註①）。歐陽文忠公自號「六一居士」，為此進一解道：「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細考所謂「五物」：文忠公「醉翁亭記」於酒既說「飲少輒醉」，又說「醉翁之意不在酒」，竟是冷落杜康的始作俑者；於琴則說「宴酣之樂，非絲非竹」，豈不是琴欲其無聲呢？於棋則說「射者中，奕者勝」，那像披掛上陣的口氣？至若金石遺文，文忠公曾集錄之以成「集古錄」一書，足見金石遺文也只是書。這麼說來，文忠公書有一萬一千；相形之下，琴棋酒得三，聊備一格罷了。設或我人有幸神遊文忠公家，見到的應不是「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的醉翁，而當是「擁書百萬，何假南面百城」的一丈夫。

中國古人叫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卻又叫人「手不釋卷」，側重的依然是讀書。我既出臺灣大學校門，便遠赴美國東部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攜的行行李好沉好沉，人問：「是金條銀磚嗎？」我說：「那裏的話。豈不聞『萬里負笈』？箱箱袋袋盡是書哪。」飛機上祇顧捧著書看，半圈地球一瞬間，竟未察覺天馬行空以越洋過海是何景象。我落腳處的居停女主人是所謂「二房東」。她的亡夫藏書極豐；或許因此他早年在哥大附近一座公寓的二、四兩樓各租了一個單位，一以藏書，一以棲身。二樓的單位有四房，分租給連我在內的四名學生，這單位的不尋常處在於它的過道兩壁，客廳三壁及諸房四壁都設了幾及天花板的書櫥；櫥中的書琳瑯滿目，櫥外護以玻璃門。所以這裏的書取閱時不煩先拍去書上成層的灰——像在哥大圖書館讀冷門書一般。

西諺有言：「你不能以書皮斷定一本書。」愛書因愛書的內容，若徒愛書的形式，難免附庸風雅之譏；但書的形式自有可愛的地方。我落腳處床邊的書櫥有一冊法國大思想家盧梭的「懺悔錄」，我的法文雖不足以攻此龐然大物，而心實竊喜之；真皮燙金而多凹凸花飾的外表；每隔若干頁便有幅名家繪製的全頁彩色插圖，圖前總是一張半透明的白紙，那紙覆在圖上，圖便若隱若顯，得朦朧之美；掀起紙來，圖便撥雲見日，有清晰的觀。睡前飯後，取書把玩一番，感同貧子乍富。與書同處，也是一樂；那期間，每當我課後回寓；或緩步長廊，或閒坐中廳，或息偃在床，張目四望，每有優游書海，得其所哉之嘆。但只一件：這裏的中華文化氣息嫌少；於是陸續從臺灣請來「中華大藏經」一輯八十冊，二輯百餘冊；外加四十冊「中文大辭典」及諸子百家的書。「大藏經」是綠裝書，每冊綠裝書看起來都像是一針一線就把厚厚一冊書裝訂得妥妥貼貼，這是中國書的形式之神秘可人處。照理說，這些書於我的住處應屬錦上添花，誰知居停女主人看了卻只以為是眼中生疥。有一次她從樓上自住的單位下臨我們所居，才見我的書，便一疊聲嚷道：「太危險哪，這要引起火災的呀！」我說：「房東太太，這一小撮書，比起你先夫滿屋子的書來，直是『渺滄海之一粟』；不要滄海之大，乃憂一粟之微，也算奇聞。」說便這麼說；為了寧人息事，我還是將書移到哥大伯爵樓底層的一個辦公

室，那是我所創哥大佛學社的社址所在，和回教社合用。

我修完博士課程，到西岸的洛杉磯謀差事兼寫論文。每隔幾個月總還往返紐約一趟，為的是在哥大圖書館找資料，更爲了重溫舊日伯爵樓底層的生涯；或乘前獨自讀書而忘倦，或與友共論神佛以廢餐。由於佛學社後繼無人，回教社漸漸占有全辦公室；我存放那裏的書也頗見減損。他們告訴我：他們需要空間，把書捐了什麼機構；楚弓楚得，也未遑追究。但我大部份的書可動不得——我決定來個真正「行萬里路」的壯舉；從洛城開車行五千里直驅紐約；把伯爵樓底的「藏經」一輯和「中文大辭典」搬入車後從行李箱，其餘的書封妥，貼上字條說：「論文參考書，勿動爲感。」而後調轉車頭西行五千里以抵洛城，回程之半，深夜把車開到一個加油站歇了，不覺在車上一覺到天明。準備離去時，竟見一個後輪瘪了；我常說書是最有份量的東西，想是老車胎無以承受這等份量。好在那加油站兼換輪胎，因得順利重行上路。沒若車胎在車子飛馳於高速公路時洩了氣，而使我被迫棄書以減輕負擔，我可不成了一「兒女英雄傳」中那「白起路兒的」？

後來我又飛紐約一次，吾師夏志清教授以久未相見，邀我到家。這時他已退休，仍住租自哥大的公寓，猶復安步以當車；家裏有壁皆書；地面、桌面除了書還是書。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中英文著作。這大約是他一輩子教書所掙得的財產了；他真是典型的「一介書生」。我們抵掌論書，自首至丑，意猶未盡；老師忽然想到他新近發表的一篇英文論文，當場取出題贈，我視之如寶劍，藏入行囊。我曾讀老師的文章，其中自云看書往往達旦，所以我想再談一兩個時辰無妨；直惹得師母發話道：「我明天還要上班哪！」我雖戀戀，也只有訕訕而退，老師殷殷送別到門口。

也就是這次紐約行，我發覺自二輯「藏經」以次的書，已經少數消失於伯爵樓；我的字條顯然沒有發生符咒的作用。我每念及此，便如般大司馬自嘆「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此後我不曾再去紐約，蓋以不堪面對空室無書。但我也不能老困居洛城；我久慕柏克萊加州大學之名，便時或從洛城北行到加大。在那裏有幸認識一位從南京大學來加大的數學研究生，偏他好談中國問題，一大堆這方面的書。他有東行求職之想。以書爲累贅；正中下懷，我要求照單全收他的書。知道我看著數學如天書，他問：「數學的書也要？」我答：「書於我多多而益善；丟棄書是有罪的呀！」這可是桑榆之得，聊補我紐約的求隅之失了。

前面說到愛書不能徒愛書的形式；事實上，善讀書的人還該求書的內涵於書的形式之外。西諺說：「讀君如書」，又說：「手之所觸無不讀」；這已把書的範圍推得很廣，但我們還可以進而說讀山讀水如書；乃至以目之所視，耳之所聞爲書；以鼻之所嗅，舌之所嘗爲書。這樣一來，遍宇宙是一書了；孔子論詩，以爲詩可以興觀群怨，事父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又是說一書即遍宇宙了。書與宇宙爲一，則人在宇宙中，即常在書中；人之樂與書爲伍，理當爲生而已然的事。

可惜我父親襟襟葉養；母親糊口於四方，自幼相離，而今也已從父親於地下。不然他們會告訴你，我於周歲抓周時曾一把抓過一本書，讀將起來；不似寶兄弟那般，只抓些脂粉釵環，惹得政老爺不喜歡，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不過如我所說，人之愛書，生而已然；寶兄弟詩詞歌賦，出口成章，連政老爺都讚賞，不愛書如何能夠？寶兄弟所惡的，只是

叫人做「裱畫」的書罷了。

「紅樓夢」中，寶兄弟街玉而生；我若也銜什麼而生，應是銜書而生，可是這事不復記憶，也無可查考。自我有記憶，和祖母、姊姊等在福州生活。祖母與鄰居長者教我臨帖認字，竟使我欲罷不能，每在遊戲時，拿著石子在泥地上畫字；字劃複雜，不知其義的字，依樣葫蘆，一筆不多不少。

正愁到了學齡還無力入學，伯父遣人接我到臺灣，住台中。伯母一天心血來潮，坐在陽臺上拿紙筆寫字考我，幾乎沒被她考倒。她說：「小潭可以送去上學了。」卻總沒送。一直到遷居台北新店，上小學一年級的歲月已經逝去，才得插班新店國民學校二年級。每天赤著腳走一段斜坡到學校，樂此不疲。課文在老師剛教時就弄得琅琅上口，為的是爭得老師指定我帶領其他小朋友高聲朗讀的機會；我念一句，幾十張小嘴整齊劃一地跟一句。外人聽來，便頗有「絃歌不輟」的味道。

小學畢業，正好伯父受聘那時成立不久的北投復興中學。我因此投考該校，倖被錄取為第一名，便隨伯父母遠北投。我的斗室原是浴室，廢而不用，浴缸上加塊板子便成了我的床。一天清晨，我起身不下床，把燈火點得通明，擁被讀小說，一口氣讀個將半，不覺日暮之移，早誤了每晨生火燒水、灑掃庭除的例行公事。伯母從門縫中瞥見這情景，無名火起，一個箭步進來，搶過書去，不由分說便撕為兩半；書是先一天趁買菜之便向書店租來的，償還書價的頭痛可想而知。稼軒說：「物無美惡，過則為災。」雖書未嘗例外，足為鑑戒矣！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夫子自道，說先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其辭若有憾焉；先生也「好讀書」，卻似乎沒有求書不得的問題，套句「紅樓夢」的習語，這倒是他老先生的「造化」了；這等造化，至少我小時候沒有。初中一年級開始有英文課，我碰到生字就原封不動地搬到學校，老師問我為什麼不查字典，我睜大眼睛，不知所答。說真的，那時我完全想不到查字典的事，因為根本沒有字典可查；倒也不是我絕對沒有錢買字典，怪只怪我用錢不當。原來有位家住台北的同學告訴我，他買了本極好的書，叫「古文觀止」什麼的，大約花了七塊錢新台幣；我一聽就心癢難熬。我斗室高架上的那一本書中藏有幾張紙幣；又口袋裏、抽屜裏搜尋出一些銅板，湊足書款，第二天便急托他買。長時積蓄，用於一朝；使得我元氣大傷，無力及於其他了。

胡適之先生曾勸人說，即使變賣田產也得買本好字典。當年我連最起碼的字典也沒有，非敢不受胡先生的勸告，實以沒有田產可供變賣之故。如今我把置產的事且不提起；倒先買了種種英文字典，獨恨「牛津字典」仍是可望而不可及，每次打開字典查起一個字來，就像劉佬佬進大觀園，東也可看，西也可看，東看西看；闔上字典，出得園來，才想起真正該看的還沒看，又得重行開卷。入園不計次數多，為補當年少查過。

以上是我自行摸索出來的查字典的方法。讀書是件「以有涯隨無涯」的事，更不能不有方法；方法何處求？求之於五柳先生；先生的讀書之道，非讀書有得者不能言。他的「不求甚解」實開現代速讀訓練的先河；讀書而處處求甚解，皓首不能窮一經。然而我們更當注意的是他的「每有會意」四字；不甚解處，宜記存心中，時時思索，以期日後或得人指點，或自行體悟，而一旦豁然貫通，得南面而不易之樂。現成的例子：我初中的年頭，才讀「歸去來辭」，便愛不釋

手；可是總不解淵明爲什麼說「心爲形役」。在我想來，心動而形隨之動，「形爲心役」方是道理。求教於國文老師張淑娟，她說淵明心性向於自由，卻爲了口體之養，不得不不出而謀求一官半職，受官場羈束，所以說是「心爲形役」。這話啓我良深：今形爲心役，幾人能夠？心爲形役，反是常態；淵明實道出生而爲人的互古的悲哀。我每想效阮步兵「閉戶視書，累月不出」，然而衣食奔波，百感憂心，何曾如願？這種不如願，雖賢者不免。我在台大王叔岷老師校禪學的課堂上曾聽他提到傅斯年校長的一件事：傅校長當年親授大一國文，可是後來不能不交出棒子，他對王老師說：「我沒時間準備呀！」我聽了這話，心有戚戚，竟情不自禁，當場擊掌叫好，令同座爲之側目；那情景至今銘刻肺腑。

我於書可謂貪多務得，就像女孩永遠嫌衣服不夠，然而「鼯鼠飲河，滿腹而已」；個人的書再多，比起圖書館，上而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次而如各大學圖書館，總是小巫見大巫。每當人家看見我滿坑滿谷的書，說：「你爲什麼不作點編目分類的工夫？」我總淡然一笑道：「第一、編目分類是門大學問；先得弄個圖書館學位，然後再窮三、兩載之力才能成事。晝短苦夜長，我寧拿那時間去讀書。第二、這幾本書編什麼目，分什麼類？別叫人笑話了。」不過爲了使書看來整齊順眼些，空間利用得好些，我畢竟也按書的大小、厚薄、精裝、平裝排列了一番；找書時只消對書的形狀位置有個印象，便大體可以一索即得。而且這樣做了以後，居然使一整套的書，如二十四史，總能聚在一齊，卑不至如那位加大數學研究生然，「中國歷代文選」上集在臥床底，中集在衣櫥中，下集在沙發上。

我半生汲汲讀書，唯時之不足；卻弄得「家貧」過於五柳先生。若是有人以「百無一用是書生」爲言，我將何辭以對呢？我會仿著哈潑李一本小说（註②）開端幾頁所描述的那名幼童那般，昂然說：

「我叫龍潭，我會閱讀。」進一步，我還要說：

「面對浮現於時間洪流的那許多書，我正立意盡我的一份力量，投進我一本同樣不能淹沒的書！」這是在度過過年復一年讀人之書，愛人之患的生涯以後的投桃報李之舉，理固應然。所愛的高下，決定人生意義的重輕；愛書於我，殆是生死以之的一件事。

（註①）這一點賓客和淵明其實一脈相承，淵明在「五柳先生傳」裏也只提「好讀書」，不及琴。

（註②）"To Kill A Mockingbird"